

6

V
J550.8
L61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

抱一子陳顯微著

四符篇

符者精神魂魄也 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我故米去殼則

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萬器之水復合為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為萬或離器合而為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為一靈明絕待宵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非膏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身遠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於五常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歸根一也黑於色應水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水北壽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

水之象也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聞曰崇曰奇曰凋曰不可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舌屬心即唇齒而成言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火夏因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因曰可變曰天又皆無我也精無人如粟中之有米故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我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因待而有全精者既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猶米去殼而精有也曰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時晦明時強弱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我則常應常靜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學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

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尔吾之神一歟無起
滅尔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復生水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
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
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
亡神未嘗有一歟起滅惟無我無人無
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
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
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
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

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
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
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
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
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
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
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生又作植之為一木則天
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神火二合魄木
三為五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

以一五擒之然魂木為龍魄金為虎使魂藏於神
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
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魄殊不知神寓於魂如
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
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
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今天地
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
可合為一水萬火可合為一火異金可鎔為一金
異木可接為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
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
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
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
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

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
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
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
之偽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
則有此偽心則有此偽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
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有魄有魄則有
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為而不芽不卵耶蓋精
不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
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
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
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
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
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
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魂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

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郭本有火生土故神生意七字在土生金故意生魄

上之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不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魄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

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為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為吾魄是則萬物皆為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

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魄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其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措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為隸王次仲即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

今不同也。字古之云字自字古之白字是則也。鬼為魂自鬼為魄於古文則然也。則從虛輕清故為風。風曰風。古風字自則從身重濁故為氣。氣曰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為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者為五行所賊。楊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為貴。為賢。為明。為羽。為神。魄多者為賤。為愚。為暗。為毛。為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象生盈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將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相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剋却成既濟。金木相剋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者至誠自契誠者不至則五行無應者矣。

尹子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

者為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

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郭本於此有識皆因二字

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

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

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

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嚐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愛為水觀為火水為氣火為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

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扣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扣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譖作五里之霧左慈擲謀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
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
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為魂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以魂識晝夜
隱見精神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
見惟我獨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
木之根於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
也知夫木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
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
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

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
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
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
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作所以假內
以延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
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
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
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
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幻夢而能之
者靈於神也覺而一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
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
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教

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起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於此書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為五常皆自然而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輕魂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

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意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蜺螭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蜺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蜺不思彼蜺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蜺螭轉而精思之則蜺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為蟬外爐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藉守爐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蜺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羨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羨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尔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

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為有生今釜中之蟹已羹而
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
之散尔彼非氣者何嘗有
聚散生死執人橫計之尔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
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
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生脫立亡者
以為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為未了達殊不知均
一死爾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
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一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

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然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
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
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
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

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一作喜

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念心變識情

馳騫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生之翼本

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

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也死也以水犯水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死而入生是則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驚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

作弊下同

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

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

又作者逐放

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

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

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

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

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

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

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

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

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為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為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于

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為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邪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物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歛散何嘗歛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為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為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雖燎焚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徂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

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
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
未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
本原不古不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
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
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
沒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
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
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
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
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
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
矣視夫絕思斷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
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却成狂
為遇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
迹而不見道矣蓋道無言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
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為物何者為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
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
彼我之則意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
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為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
為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為非
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尔所謂利害是非尔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尔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尔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

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微之間數年雖日據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臯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蓬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子則有天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拖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
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
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
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
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
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
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
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
來日紛紛想識皆云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

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月中
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
生於犀牛角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
月矣月形既存于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
喻人之胷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
游之景再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
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
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
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
識明矣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
生慄生怖之妄情認黍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
而能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觀奇物見奇事何
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印於心府可謂不智
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智之說矣
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歛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若而我心惟一盖有大常者存焉爾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往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

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為母性為子謂如五常之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為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為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為母心為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辯矣苟事物來于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務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
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擊我之識知夫皆
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
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
着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偽者皆識情使然
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者亦偽之
則變識為智而忘之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
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被妄人
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

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
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
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
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
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
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
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
地陰陽不能役之

郭本有於至無中變成炁
八字在猶如太虛之下矣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因職生情因情着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既為氣矣既為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主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炁名為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

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歎忽見冤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恠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瞋目不視曰汝之使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姪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
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就使之我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為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

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同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

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
以契道

抱一子曰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
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
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即
制伏之使不至於為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
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
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
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
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
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
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通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
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
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
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
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
陽孰為夢孰為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為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為我者皆妄也安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為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為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徂習為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為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為夢以同見久見者為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

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通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仰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着事即着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為見在陰則為夢在覺為事在夢為物如好仁者

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宅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為寇為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背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恠此恠不及夢夢恠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恠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為恠矣不思大形寢神息

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為恠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為是夢豈不甚可恠哉知夢為恠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尤可恠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為恠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為有也如是則恠可去乎愚荅曰道甚麼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喏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况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我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天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為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為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尚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

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為主中品者以炁為主下品者以形為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為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為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為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炁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為之

惟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為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為氣可聞見乎則噓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為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

之色以見吾精神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獮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蟻蚋外烝蟲蚤瘕則龜魚癯則鼠螳我可為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與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化為虎者是習牛則獮之意也昔人有患瘤破之其中皆蟲者是外烝變蟻蚋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為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妄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足心皆具足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鰕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懷土人執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為土而有偽之之智也前章有言口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此變識為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啗心攝念自揆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長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偽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如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之得火木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爾偏於火者為羽偏於金者為毛偏於水者為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枯龜磁石鍾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為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為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抱一子曰通天地之間一氣尔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癢覺觸者為我之有

且爪與髮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域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炁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

藏於五行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炁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為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為不害其為無我噫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中卷終